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五八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21 年 6 月 15 日中欧夏令时间上午 10 时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主席： 萨洛蒙·埃埃特先生..... (喀麦隆)



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582 次全体会议开始。

如诸位所知，我们今天的辩论将围绕议程项目 5，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今天，将有两位作主讲发言。第一位是裁谈会前主席尤里·安布拉舍维奇先生。他是 2021 年届会六位主席与 2020 年届会最后一位主席和 2022 年届会第一位主席一道组成的小组成员。他是 2020 年届会最后一位主席，今天将第一个作专题发言。安布拉舍维奇大使自 2015 年 9 月以来一直担任白俄罗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他经常担任裁谈会议程项目 5、6 和 7 相关讨论的协调员，且曾于 2018 年担任上述议程项目相关附属机构的协调员。安布拉舍维奇大使曾在白俄罗斯于 2020 年担任主席国期间，以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重点，就新出现的问题组织过一次专题讨论会。此外，白俄罗斯是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联大决议提案国。该决议每三年通过一次，最近一次是在 2020 年。安布拉舍维奇先生，请发言。

安布拉舍维奇先生(白俄罗斯) (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同仁，感谢诸位给我机会参与今天的专题讨论。我方认为，今天讨论的议题极为重要，但却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白俄罗斯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议程项目 5 以及与之最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议程项目——议程项目 6 和议程项目 7——之下讨论的问题，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在科技进步迅猛发展、新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上述问题如今涉及到诸多领域，影响到裁军相关工作的方方面面。

数字领域迅速取得的成就，包括基于控制论的武器技术、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以及武器系统的自动化在内，给国际安全和现有裁军架构带来了问题。可以说，自核武器问世以来，首次形成了一个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全新舞台。因此，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已成为各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一方面，互联网促进全球化并刺激创新，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的机会，并有望促进贸易和信息交流。但是，随着社会对互联网愈加依赖，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网络空间恶意行为的攻击。

网络攻击，即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或数字网络，正变得越来越频发，也越来越狡猾。网络攻击可能导致与信通技术和信通系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出现故障。举例来说：电网和移动电话网络可能受到威胁；个人数据、商业信息和国家机密可能在网络攻击中遭到窃取。出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利用数字技术传播错误信息的范围正在扩大。网络空间被用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包括被用于实施恐怖袭击。很多国家正在建设本国的军事信通技术能力。在潜在的国家间冲突中使用军事信通技术的可能性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就此，我方认为，在专门讨论安全和裁军问题的论坛上，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对信息安全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看到目前正在出现旨在与数字安全威胁作斗争的国际倡议，令人欣慰。举例来说，我要提一提白俄罗斯总统关于创建“数字邻国带”的倡议。在这样一个邻国带内，各国——不仅仅是邻国，因为虚拟空间并无边界——可缔结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定，以加强数字安全，加强打击网络威胁的联合斗争。

我方还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打击针对应对冠状病毒病疫情的一线医疗设施的网络攻击的倡议，应得到仔细而认真的关注。在实践当中，此类网络攻

击的范围从勒索软件攻击到虚假信息运动，前者旨在使初级保健和紧急医疗网络陷入瘫痪以换取赎金，后者旨在更广泛地削弱公众信心和破坏疫情应对工作。

该议程项目下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自主武器。武器研制领域的很多最新成就都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有关。若干军事能力发达的国家正在开发和创制采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半自主和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几个国家正在研究能提高机器在战斗中的自主性或是使其完全自主的技术。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将在完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选定并摧毁目标。少数国家已在一定限度内部署了具有不同自主程度的系统。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曾说过，自主武器系统将造成特有的扩散挑战，且可能会有怀恶意企图的不良行为体试图获得自主武器系统。自主武器系统还可能具备以现有军事武器的一小部分成本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能力。

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是，自主武器能否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很多专家认为，完全自主的武器系统也许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无法就其行动制定适当的法律责任制度。

国际社会就完全自主武器系统采取的下一步举措，将对其未来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制定有效的监管策略和监管程序时，透明和合作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透明和合作是相互高度信任的先决条件。“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正在该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小组正在创造条件，使各国得以调和其处理方法，朝着作出共同决定迈进。

当然，我所提到的两个专题，并不能涵盖一系列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全部内容。非国家团体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风险，以及科技进步被用来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风险，不应被忘记。白俄罗斯代表团一直努力提请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在裁谈会内外发起讨论，探讨可能存在的威胁、法律空白以及采取行动的可行手段。我在今天讨论中的发言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我方认为，在国际社会坐下来进行具体谈判之前，预防措施和预防行动是现阶段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新风险和新威胁的最佳之策。为了完善国际程序，以便密切关注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可能出现的发展，直到我们可以按照武器类型制定具体建议，白俄罗斯及其伙伴每三年向联大提交一份题为“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决议草案。最新一份此类决议草案系由白俄罗斯代表团在联大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提交，并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如前所述，该决议具有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质，旨在阻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该决议呼吁建立一个反应机制，并要求裁谈会通过该机制对局势进行监测并就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具体谈判起草建议。

在今天的形势下，不可能无视日益增长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恶意利用科技新成就的威胁，尤其是在合成生物学、自主武器系统、人工智能和网络威胁领域。我们在裁谈会 2019 年和 2020 年届会期间仔细审视了这些主题。当时我们得以借鉴所邀请的国际专家的经验。经验在那里，对问题的认识也在那里；我们从听众和裁谈会成员那里听到了关于这些问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不同观点。我认为，若想了解潜在的工作量并确定何时可以着手以及可能采取行动的具体主题领域，我们面前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不久前，白俄罗斯在裁谈会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列出了若干提议。白俄罗斯继续支持上述提议。今天，我想回顾一下上述提议。我方认为，上述提议可成为裁谈会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的基础。

例如，我方提议裁谈会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就新技术在国际安全和不扩散方面造成的风险和挑战编写一份综合报告。这将使裁谈会更全面地了解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技术及其相关风险。编写这样一份报告也将符合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第三部分所列的目标和行动。

第二，我方曾提议并继续提议，裁谈会应对各国所实行的国家做法实例进行盘点，以便可能就新技术在国际安全和不扩散方面造成的风险和威胁开展审议工作。在国家一级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针对科学家推出行为守则。我方认为，须探讨此类措施是否有效，使其成为系统的组成内容，并确定是否可予普及。这一进程可导致裁谈会制定某种行为规则或行为原则汇编，以防止恶意利用新的科技发展。

第三，我方提议裁谈会开始研究旨在打击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实现类似目的之企图的国家措施，并使之系统化。在座诸位都清楚，我们都在国家层面采取着相关措施。制定统一的原则并研究相应的安排和做法，似乎完全是在裁谈会的任务范围内，可以成为裁谈会对联合国反恐工作的宝贵贡献。

白俄罗斯希望裁谈会将对议程项目 5、6 和 7 进行应有的审议。裁谈会可针对这些威胁采取的预防措施，将是对加强国际安全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加强建立信任措施的举措将有望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很多人热切盼望的局势降温。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白俄罗斯随时准备为上述目的与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开展建设性合作。

主席：感谢安布拉舍维奇大使中肯而富有成效的发言。今天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日本大使。

小笠原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召开这次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给我们一个就议程项目 5，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交流意见的机会。日本高度赞赏推动在这个重要论坛开展实质性讨论的任何举措。我还要感谢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及时而内容丰富的发言。他的发言为我们的讨论增添了宝贵的深度和视角。

日本重视成员国在裁谈会 2018 年届会附属机构 5 内开展的工作。此外，2020 年 9 月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5、6 和 7 开展的专题讨论也有助益。

关于网络安全和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我方欣见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正对在联合国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相关框架内开展讨论起到推动作用。事实上，日本正在积极参与这些讨论。我方还希望今年能在负责任的外空行为相关讨论中取得更多进展。

今天，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其在军事上的相应应用也极为迅速。技术创新不仅对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如何描述都不为过，对安全问题的影响也同样难以言过其实。

事实上，今天的一些新兴技术一直在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行动，可能会改变安全领域的游戏规则。与此同时，这些技术进步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使得考虑就这些技术及其应用采取有效的军控措施变得更加困难。所观察到的上述结论凸显出国与国之间的对话、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越来越重要。鉴于新兴技术对安全产生的影响，尤其如此。

为了更好地为裁谈会今后的具体讨论作准备并促进就这些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准确理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技术应用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具有重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就这些问题交流意见。

在军控、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存在着一系列广泛的技术领域，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我们讨论的主题。日本认为，以下三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需予以特别考虑，无论我们讨论的可能是哪一个领域。

第一点是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适用问题。从日本这个一贯强调国际社会实行法治的国家角度来看，必须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尤其是在涉及使用武力时——这其中包括使用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此同时，提高透明度、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具有重大价值。在这方面，我要重申，通过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武器审查等措施来加强国内对国际人道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点是技术具有双重用途性质。在外空、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领域，很多新兴技术既有民用用途，也有潜在的军事用途。虽说新兴技术可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其民用用途对经济和社会的益处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最好不要以军控名义对发展有用技术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学会如何在这两个不同需求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第三点是利益攸关方具有多样性。正如人工智能和数字领域所显而易见的那样，私营行为体在可能具有重大安全影响的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切实开展讨论，最好有多层次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同理，对政府和私营部门专家提供的意见都非常欢迎。

这就是为何由日本提交的联大关于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联合行动和面向未来的对话的第 75/71 号决议“鼓励所有国家就科学技术发展对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的可能影响进行对话”。

由日本政府发起的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该小组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主席报告指出，所有国家均应对新领域和新兴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外空技术、致命自主武器和人工智能在内——可能对战略稳定及核武器被动用的危险造成何种影响进行评估，并考虑如何减轻或降低造成混乱的风险。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推动就新技术及其影响开展面向未来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坚信，裁军谈判会议是开展此种讨论的一个重要场所。日本希望裁谈会能在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基础上缩小专题范围，从而朝着开展实质性讨论迈进，与此同时避免与其他行动轨道重叠。

主席：感谢日本的小笠原大使。现在请今天的下一位主讲发言人，柏林的柯尔柏基金会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利安娜·菲克斯女士发言。菲克斯女士从事欧洲安全、俄罗斯联邦、东欧和军控方面的工作。她与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一道，发起并牵头开展了“柯尔柏战略稳定倡议”。她的发言将特别以新技

术为侧重点，重点介绍该倡议所提出的旨在加强战略稳定的建议。菲克斯女士，请发言。

菲克斯女士(柯尔柏基金会):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代表，今天，能在喀麦隆担任主席国的裁军谈判会议 2021 年届会上发言，我感到荣幸，也感到高兴。本次关于议程项目 5，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全体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很高兴以新兴技术为重点，就核领域战略稳定所面临的挑战谈谈看法。

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由两个独立的德国机构，即柏林的柯尔柏基金会和汉堡的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所发起的一个独特项目的成果。该项目在一年时间内定期召集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欧洲(法国、联合王国和德国)的一批专家，为应对 21 世纪战略稳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新的想法和处理方法。

为什么要谈战略稳定？我们认为，与 20 世纪所发生的情况相比，21 世纪新的大国竞争将涉及更多的行为体、更多的竞争领域和以空前速度演变的技术环境。核大国之间无意中出现军事升级的风险正在加剧不稳定性。战略稳定不一定会遏制所有领域的竞争，但可在稳定安全关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就战略稳定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将其广义地描述为某种旨在尽可能减少各种威慑失败风险的状态——这是经典的定义，但我们也认为战略稳定不仅涉及核领域，还涉及外空、网络以及先进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常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不同专家和官方群体的战略稳定定义各不相同，有的狭义，有的广义。因此，确定一个通用定义是有益的，但最重要的是，大国必须就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努力解决上述关切。

现在，我要以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兴技术为重点，向诸位介绍我们精选的一些建议。诸位可在 www.strategicstability.org 网站上找到这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将关注重点放在什么可行上。加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稳定，以及从长远来看加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将是一个长期、不确定且反反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应慎重，不要让未来的任何战略稳定议程装载太多内容，也不要试图达成一举涵盖所有挑战的宏大协议。创造性是必要的，但各方应共同确定最有助于采取合作式处理方法的领域，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应加倍努力，致力于战略稳定，并将高超音速武器纳入议程。

我想向诸位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必要深化交流，深化危机沟通。一个想法是，上述五国争取设立热线，并相互通知计划进行的导弹发射。此举能排除可能导致升级的误解并增强可预测性，包括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下一个建议是：鼓励采取措施，尽可能增加领导人的决策时间。再次指出，就高超音速武器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共同讨论如何给国家领导人尽可能多的时间，并就尽可能延长决策时间展开对话，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可就当前态势所涉及的新风险开展一项联合研究，以支持这一目标。该研究还可触及诸如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技术的双重威胁。此外，上述国家应加快就如何限制和降低源自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突然反击风险展开对话。

我还想建议诸位搞清楚高超音速武器对战略稳定构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尚不完全明朗，因为高超音速武器仍在发展当中。一方面，高超音速武器可增强二次打击能力，因为它们使在数量上并不大致对等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互脆弱性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机动性更好，执行战略任务的高超音速武器可带来多种不确定性——弹头上的不确定性，或是打击目标上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预警和决策时间方面也存在挑战。为了搞清楚上述风险和挑战，在我们讨论适用的军控机制之前，有必要先就高超音速武器的影响开展对话。

允许我再针对将人工智能纳入军事武器系统问题向诸位提一个建议。各国开展对话，首先相互说明本国认为将人工智能纳入军事武器系统时哪些原则可以接受，将会有助益。这可以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或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举行会谈之前，以及在举行多边会谈之前，首先采取的步骤。

最后谈及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问题是：网络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目标应是为核领域的网络竞争确立规范。对网络武器的监管只能是一个打补丁的过程。该过程将是长期的、分散的，且往往可能是权宜性的。应优先致力于减轻核领域的威胁。就网络威胁和战略可能性而言，这不是唯一令人关切的领域，但却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危险的领域。首先应建立核领域的风险等级，由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网络竞争太危险达成一致意见，并致力于确立规范和游戏规则——例如，不针对彼此的核预警系统、指挥和控制系统或是通信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的行为准则、承诺。

只要《新裁武条约》还有效且其有效期被延至 2026 年，上述建议便是未来五年内的机遇。有关各方均应利用这一机会窗口，采取具体步骤，在充斥着与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关的 21 世纪挑战的新时代加强战略稳定。我们希望上述建议能成为一个起点。我们也坚信，各国携起手来，能够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改变我们的集体命运。

主席：感谢利安娜·菲克斯女士中肯而有益的发言。现在回到发言人员名单。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罗伯特·伍德大使。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要感谢诸位发言者内容丰富的发言。

过去五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互联网以及构成网络空间的所有互联数字技术是如何彻底改变了我们创新、学习、经商和表达自己的方式。今天，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在上网，而互联网为全球经济贡献着数万亿美元。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我们对开放、可互操作、安全且可靠的互联网的依赖反而进一步增强，因为常规的互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社会继续运转——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繁荣发展。这以实例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安全、可靠且易于访问的网络环境。

美国的网络空间愿景体现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致力于实现普遍包容。美国维护国际人权在网上和网下一样适用原则。我们开展国际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例如对手的恶意网络活动、跨境网络犯罪和恶意影响政治行为。美国支持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合作，采取以开放和创新为关注重点的具有包容性的多方利益攸关方处理方法。

随着我们的系统变得越来越互联，借助网络活动制造的威胁激增。上述威胁的范围从在国家支持下企图针对主要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到网络犯罪分子使用勒索软件勒索个人或劫持敏感信息。

勒索软件所造成的威胁无疑是一个紧迫、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多年来日益严重。最近，针对我国的燃油管道和肉类供应链发生了软件勒索事件。此类事件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打击勒索软件是一项当务之急，但我们无法独自应对这一威胁。正因如此，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和私营部门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还发出了关于负责任的国家不会窝藏勒索软件罪犯的讯息，并呼吁各国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这些勒索软件网络。我们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建设抗御能力并追究为勒索软件犯罪分子提供安全避风港的国家的责任。

我们还看到威权国家为了维持意识形态控制是如何操纵网络空间来压制异见和监控人口。我们，即国际社会，必须对试图利用和破坏网络空间开放性质的国家予以有力回击。

美国依靠强有力的国际伙伴关系来促进网络空间中维护和平并减少冲突风险的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上述强有力的国际伙伴关系体现在联合国的全球框架当中。十多年来，美国在第一委员会的支持下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制定并推广这一联合国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关键要素：首先，该框架确认现行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内的国家行为；其次，该框架呼吁所有国家在和平时期遵守 11 项自愿性、非约束性的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第三，该框架呼吁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网络空间发生冲突的风险。

多年来，我们在联合国内达成了在多个论坛推广该框架的共识。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通过联合国政府专家组 2013 年和 2015 年共识报告时，以及最近在 2019-2021 年小组的共识报告中，均确认了该框架。最近的共识确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家在武装冲突中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情境，并就规范提供了更多指导，以使各国更清楚地了解如何适用规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成功地达成了一致意见。该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会议，是联合国的网络系统相关谈判首次向所有 193 个会员国开放。国际社会团结在一起，支持我们所努力倡导的框架。

不要被误导以至于认为网络空间中没有规范或规则。国际社会已经通过了关于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则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规范。上述规则和规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国多年以来与我们的伙伴和对手共同努力，就其应有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在网络技术问题上，美国正在打造能保护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强有力的国际伙伴关系。我们正在以双边方式，与自己的条约盟国和其他伙伴打造这样的强有力国际伙伴关系。我们正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组织内打造这样的强有力国际伙伴关系。我们也正在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内打造这样的强有力国际伙伴关系。

在上述每一个论坛中，我们都在倡导遵守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框架。该框架依然是实现网络空间稳定与安全的最佳路径。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罗伯特·伍德大使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的扬·加布里埃尔赛大使。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您就裁谈会议程项目 5 组织一场专题辩论。在我们见证着新技术和成熟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之时，该议题，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也在随之不断发展演进。我国，即荷兰，密切跟踪着这些事态发展，一直保持着关注。裁谈会务须跟得上该议题的发展。请允许我感谢两位主讲发言人全面而有趣的介绍。

数字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以及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技术与本次讨论有关，因此，我想详细谈谈这些新兴技术或新技术。新技术因涉及到核领域而有可能加剧不稳定和风险。就运载手段而言，高超音速系统是如此；就指挥和控制系统而言，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也是如此。因此，新兴技术已成为荷兰的一项首要关注重点。核技术和新兴技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就二者而言，我们的目标都是防止发生后果重大的冲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阐明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提高透明度，并建立信任。

我想强调降低风险、稳定危机和管理危机的重要性。降低风险传统上发生在核领域，但可以扩展到新兴技术领域。降低风险可为在新兴技术领域采取诸如改善沟通渠道、提高透明度以及增进对安全理论的理解和加强就安全理论的对话等具体行动奠定基础。

关于网络安全，我们继续看到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均在网络技术领域越来越活跃。网络作战行动可能被视为具有吸引力，因为以相对有限的资源可以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运用攻击性网络能力，可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网络能力的潜在扩散，可能会对互联网开放、自由、安全和稳定的特点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可能会对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机会造成不利后果。随着最近通过“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就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相关框架达成共识，我们有望更好地应对上述风险。上述报告增进我们对所商定的自愿性、非约束性规范的了解，增进我们对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了解，也增进我们对建立信任措施和能力建设的了解。需继续努力执行所商定的框架，以降低局势升级的风险。

各种形式、各种面目的人工智能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并将进一步改变人类和机器的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风险方面，首要问题仍然是：人类如何才能继续对具有人工智能的高级系统进行切实的控制？仍有必要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所有领域，就人类切实控制问题更深入地开展全面的辩论。辩论以及将要推出的解决方案不应局限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营阶段，而应涵盖设计、开发和测试阶段。围绕新技术开发的重要后续问题之一是：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是否足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任何挑战，例如在武装冲突中利用人工智能问题，或是军民两用品和军用品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及其对我们出口管控制度的潜在影响问题。

2020 年 11 月，荷兰组织了一次与国际法律专家的专家会议，目的是发现我们监管框架中可能存在的空白。专家们的结论是：现行国际法完全适用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目前无需制定新的法律规则，不过，一个需要不断研究的问题是，可能要对现有规范进行重新解释。荷兰在参与就不扩散、裁军和武器出口管控相关问题进行的法律辩论方面有着丰富的传统，并充分致力于继续参与为跟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作出的共同努力。

关于自主武器系统，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政府专家组已就此类系统的问题采取了举措。荷兰从一开始就支持成立该专家组，欣见就发展和使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制定指导原则。遗憾的是，因 COVID-19 疫情而实行的限制措施，使得难以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但尽管如此，荷兰仍充分致力于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继续围绕此类武器系统开展工作，并坚信法律、军事和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相结合可使现有的监管框架更加清晰。

正如政府专家组主席比利时所指出的那样，荷兰认为，专家组务应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六次审查会议召开前夕，就阐明、审议和制定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相关规范框架和操作框架的内容问题，向缔约国提出具体建议。建议应至少触及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人的责任、人机互动，最后还有武器审查等问题。

对于荷兰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是，人类应始终保持由人对自主武器系统进行切实控制。在这方面，荷兰高兴地宣布，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一项关于确定人机互动的限度以及所需的人机互动类型和程度的新研究将于6月29日发布。该研究由荷兰共同赞助。我们希望，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召开前夕，这些有益的研究发现能激发辩论并有助于我们就这一重要工作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

无人驾驶飞行器在过去十年间的崛起非同寻常。多种多样的系统正被用在同样多种多样的应用当中，从娱乐用的轻型无人机，到用于防御和进攻目的的精密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在诸如先进材料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助力下，上述发展动态将会继续。但是，这一发展的不利方面是带来了新的威胁和风险，将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这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武装冲突之中中和之外的作用、无人驾驶飞行器技术的扩散以及无人驾驶飞行器自主程度的不断提高。荷兰致力于作为我国对军控、裁军和不扩散的总体承诺的组成内容，参与旨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国际对话和举措，包括寻求达成有效的国际协议。

最后，关于生物安保问题，荷兰正在为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提供支持。通过开展能力建设举措、同行审查活动和提高认识运动，我们致力于在全世界加强生物安保和生物安全。生物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机会，例如研发出治疗危险疾病的方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实验室内研发生物武器变得越来越容易。需要新的措施、规章和准则，以防止怀有恶意的行为体获得使其得以研发此类生物武器的敏感的研究结果、知识或数据。

主席：感谢荷兰的扬·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的潘卡杰·夏尔马大使。

夏尔马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21国集团另一个成员国津巴布韦的大使斯图尔特·哈罗德·康巴赫加入裁军谈判会议大家庭，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予以支持和合作。我期待着与他和他的代表团合作。我要感谢作专题发言的尤里·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和利安娜·菲克斯女士作精彩发言，感谢他们为今天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国际社会深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印度完全持有同样关切，并采取一切必要举措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一直在借助自 2002 年以来每年提交的一项题为“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的联大决议，提请全球关注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该决议由联大未经表决通过，并有大量会员国成为共同提案国。印度也支持联大关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放射性材料和放射源的决议。

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我们的工作有着重大影响。印度意识到这一重要问题，一直在联大提出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作用的决议。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秘书长应该决议编写的报告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国际社会需对上述指导予以考虑，以避免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确保并促进和平应用此类技术。

继联大于 1978 年呼吁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后，放射性武器问题自 1979 年以来一直列在裁谈会议程之上。1980 年至 1983 年间，该问题在特设工作组内审议；1984 年至 1992 年间，该问题在特设委员会内审议。近年来，该问题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非正式会议和正式会议上的讨论内容。

国际社会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以保护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确保其安全。这其中包括通过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和《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已采取多项举措来完善核安全监管框架。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以及核安全峰会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印度视核裁军为头等优先要务，但若裁谈会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印度不会阻碍在裁谈会内开始实质性谈判，以期就包括放射性武器在内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达成一项或多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裁谈会应在不重复开展原子能机构或其他国际论坛正在开展的工作情况下，具体着眼于放射性武器，并避免开展任何多余的工作。可以采取公约的形式，其中包含防止各国发展、部署或使用此类武器的法律义务。

印度高度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视其为裁军领域旨在彻底消除特定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具歧视性、经多边谈判缔结的条约范例。上述公约的成功，尤其是设有不具歧视性的核查制度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成功，可成为将来消除核武器的模式。

主席：感谢印度的潘卡杰·夏尔马大使。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国代表吴成迈先生。

吴成迈先生(中国) (以中文发言)：主席先生，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两位主持发言人全面深入的介绍。

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裁谈会的传统议题。当前，裁谈会就此开展深入探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空前凸显。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生、发展既受科技进步驱动，更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产物。一方面，空间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突飞猛进，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新型科技双刃剑的属性也日益显现，相关技术正被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运用到军事领域。

特别是，个别超级大国积极推进反导、外空战略和相关武器系统研发，并带头研发以全球即时打击系统为代表的新概念战略武器系统，给全球战略安全与稳

定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也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军控裁军进程面临新的课题。个别国家奉行称霸外空，加快反导外空能力融合，高调声称将把有关武器部署在外空，将进一步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趋势。

网络攻击面临溯源和追责难题，容易导致国家间的误解、误判，甚至引发冲突。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型战略武器的发展给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日益引发对机器控制人类的担忧。生命科技一旦被误用、滥用，不但将引发伦理、道德、环境和生态关切，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生存。

个别国家大搞科技脱钩，企图在科技领域发动新冷战，将供应链武器化，不仅使得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更加举步维艰，还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冲击。

如何在战略安全领域讨论和处理上述问题，是一项全新课题，国际社会尚无定论。鉴于相关问题的背景，国际社会也不可能用简单、孤立的军控方式加以对待，必须放在全球战略平衡、稳定与安全的框架内加以看待和处理。

中方初步认为，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宜在多边、多国和双边等不同框架下，先从基本概念、技术特征、发展趋势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以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稳定与安全为前提，逐步探讨切实可行的军控政策选项。

在此进程中，有必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要统筹考虑各国安全环境、正当国家安全需要、根本国防政策等要素；二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国家的安全关切，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三要看到相关技术军民两用性，不能限制各国为和平目的利用相关技术的权利，更不能人为建立高科技壁垒。

中方主张，裁谈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应与时俱进，重视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态势，及其对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并就此开展工作。在推动国际社会妥善应对新挑战的同时，也为裁谈会打破僵局提供新的契机。

主席先生，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致力于国际军控裁军进程。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基于这一政策，中国各方面军力发展的共同目标均在于满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正当需要；均属于防御性国防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受防御性总体国防政策的约束，而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全球作战战略目标和计划，也无意与任何国家开展任何领域的军备竞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就妥善处理和解决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开展探讨研究，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吴成迈先生。请大韩民国代表崔舜姬女士发言。

崔舜姬女士(大韩民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天关于议程项目 5 的定期讨论是一个就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现、强化和扩大共同点的可喜契机。今天的议题，顾名思义，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未知的领域。我要真诚感谢所有主讲发言人今天上午所作的内容丰富而有趣的发言。

新兴技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关切，尤其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内的行为，再加上人工智能、自主技术以及物联网融合服务方面的大发展已使国际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化。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方坚信，在以透明且安全的方式发展和使用新技术方面，所有国家均需以负责任的行为共同努力。我方还认为，现行国际法体系，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适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尽管我方认为，从国际安全角度出发为信通技术和网络空间领域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在现阶段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我方认为，这方面一直在进行的国际共同努力将有助于在持有各种观点和视角者中间滋生信任感和信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方注意到国际上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最近取得了进展。我方对“从国际安全角度促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政府专家组”最近的共识报告表示欢迎。

关于最近根据联大第 75/240 号决议成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和使用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我方要重申自己的立场，即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政府专家组此前的报告应成为这一新阶段讨论的基础。我方认为，由法国和埃及共同努力提出的行动纲领也能发挥宝贵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充分认识到对人工智能武器化日益增长的关切，且同样持有上述关切。在这方面，我方认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在人道主义考虑和安全关切之间达成平衡，是一个处理合法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的适当框架。自 2017 年正式启动以来，“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所开展的工作已在该公约框架内证明卓有成效，因为经过几年的激烈讨论，已经确定并以协商一致方式核准了 11 项指导原则。

虽然政府专家组内关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讨论已因 COVID-19 疫情受到了影响，但我国代表团希望讨论很快能继续进行，以便就阐明、审议和制定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相关规范框架和操作框架的内容问题详细提出共识性建议。在这方面，我方表示注意到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最近为加深我们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方面的主要因素和要素的理解并明确我们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开展讨论的未来方向所作的努力。

主席：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崔舜姬女士的发言。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奥马尔先生(巴基斯坦)：感谢主席先生。我将代表哈什米大使作我方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您召集此次会议。我方还要感谢几位主讲发言人的宝贵发言。今天讨论的项目，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列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已有四十余载。构成该项目基础的二十世纪 60 和 70 年代议题包括联大关于激光技术的军事应用和辐射战争的讨论。当时还确认，随着技术的发展，必须在该项目下审视更多的问题。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也非常详细地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指出：

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对于可被确定的特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缔结具体的协定。这个问题，应经常予以审议。

《最后文件》还强调，应该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附属机构审议了该问题，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情况今天已司空见惯；从 1993 年到 2018 年，未就该议程项目重新设立附属机构。

正如我们在其他议程项目上看到的那样，裁谈会对该议程项目的处理也没有多大不同。本机构仍未取得任何切实进展，更别说谈判并缔结一项法律文书。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一些基本原则显然已超越了时间的变幻莫测。我们见证了技术、创新和武器系统之间的联系再次得到确认并得到强化。事实上，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发展和出现，反而凸显了从军备控制角度看问题的空前必要性。

技术创新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并将继续改变国际法能够和应当对这些武器的发展、部署和使用进行管理的方式。尽管在使用新的武器技术方面，发展速度之快仍不可避免，但必须制定相应的规范、法律和规则，以从方方面面对其进行监管。

其中一些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使用方式，对国际和区域各级的和平与安全有着直接影响。所以说，该议程项目过去几年间重要性有所提高，事实上正成为裁谈会的第五个核心问题，这并不奇怪。

我们继续看到多种类别的新技术和新武器领域创新源源不断，速度超过了必要的监管和控制。就在我们努力应对诸如网络空间、外层空间和电磁频谱等新战争领域的相关问题时，由于技术与传统领域的融合，无论是陆地、空中还是海上，都出现了更多的复杂性。技术作为一种进一步助推因素，已在不同程度上整合了所有领域，从而使战争成为一个跨领域概念。我们的军控和裁军解决方案既不能继续对上述发展动态视而不见，也不能继续囿于过去的二元选择当中，因为它们已不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创新、融合和监管之间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造成并加剧了国家的脆弱性，也造成并加剧了紧张局势的驱动因素，产生了越来越破坏稳定的空白。

我们有理由将关注重点放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上，但我们务须认识到，上述发展动态的总体影响及其对区域和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造成的严重威胁，可与任何其他类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提并论。正如各国的安全政策和安全理论所证明的那样，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承认。一些安全政策和安全理论明确地将新武器与核武器联系在一起，而另一些则含蓄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此类武器的一个附加性质是，这些新武器降低或消除了使用国的人员伤亡危险，从而使其更倾向于使用这些武器，且增大了引发对称反应和不对称反应的可能性。最终结果是降低了诉诸于武装冲突的门槛。这使得本机构迫切需要审议该问题。

在这个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大框架内，我想提请诸位注意三个值得裁谈会认真讨论和审议的具体问题，即网络武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以及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问题。

网络空间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领域之一。网络武器可在生命危险极低情况下不受传统的地域限制匿名行动，再加上可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使其极具吸引力，但也极具危险性。几个国家已经或正在作为战争和开展情报活动的工具以及出于政治目的开发信息和通信技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传播尖端的恶意工具和技术，进一步增大了误归咎和非蓄意升级的风险。

随着使用网络武器进行的破坏性活动变得更加危险也更加复杂，很明显，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应对这些威胁。因此，若要降低风险，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必须进行多边应对，包括开展国际合作和援助在内。鉴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独特属性，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更多规范。

很多国家正确地将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描述为军事领域的下一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此类武器并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从科幻小说中提取的事物，而是很多国家的一个首要关切问题。此类武器独特而新颖，已引起多方面关切，需以多边方式予以监管。

除法律和人道主义层面外，此类武器系统对区域以及全球和平与安全有着严重影响。除其他方面的影响外，使用此类武器将大大降低战争的门槛。其结果是，武力的使用将变得更加频繁。所以说，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将削弱区域、次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和平与安全。使用此类武器系统，还将影响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进展，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这方面的能力与战略稳定和其他裁军问题联系起来。

除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审议此类武器系统问题外，裁军谈判会议还应全面处理其国际安全层面。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国际安全架构的两个重要支柱。我方重视这两项公约对全球安全作出的贡献，及其在各自领域促进在和平利用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潜力。但是，存在着重大的差距。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上述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而言，缺乏专门的核查机制所产生的问题，只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变得更加复杂，包括合成生物学和纳米生物材料相关技术在内。

众所周知，化学材料和生物材料比过去更容易获得，因此，上述材料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开发和使用的风险更大。虽说现有国际文书已经涵盖了核恐怖主义，但一项有关涉及化学材料和生物材料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将会是国际安全和反恐领域的一个积极进展。

我方支持裁谈会就详细制定一项禁止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开启实质性工作，无论是以讨论形式还是以谈判形式。该提议不会对任何成员国的重要安全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将能避免裁谈会另四个所谓核心问题之间的轻重缓急之争所引发的问题。其他新型武器，例如定向能武器，也同样需要类似的重点关注。上述问题的处理，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些武器系统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只会继续增大。

主席先生，裁谈会不能继续对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态视而不见，必须进行审议，并为以加强所有国家安全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铺平道路。裁谈会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所有必要工具。我方在今年裁谈会的其他专题讨论中曾指出，和其他所谓核心问题的情况一样，寻求永久保持其所以为的战略优势并维持其全方位主导

地位的国家仍在避免认真讨论这些问题。此种处理方法只会使裁谈会的僵局长期持续，需尽快予以重新考虑。

主席：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埃斯特法尼娅·波尔塔女士发言。

波尔塔女士(阿根廷)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世界稳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重申本国支持任何促进彻底消除此类武器及相关系统的措施。

阿根廷传统上一直坚定地支持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坚定地支持国家拥有发展严格用于和平用途之技术的主权权利。在这方面，我方谨强调，阿根廷已在发展上述技术的和平用途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已按照本国的国际承诺，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体实施了保障可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安全的国家措施和国际措施。

事实上，阿根廷对不扩散的支持体现在本国的法律当中——阿根廷的法律纳入了该领域的主要国际文书，也体现在本国定期提交的相关国家报告当中。在这方面，我方谨强调，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 号决议所规定的义务，是实现裁军和不扩散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不是唯一的步骤。

主席先生，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是一种切实而可能的威胁，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应有的关注，也需要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核材料和放射源的安全和实物保护。在这方面，阿根廷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来减轻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放射性扩散武器或装置)的相关风险，对于加强国际安全和帮助保障核能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至关重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阿根廷于 2016 年 4 月批准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一条界定了放射性材料和释出辐射装置，第二条界定了与不当拥有和使用放射性材料有关的刑事罪行。

在国内层面，阿根廷《刑法典》第 189 条之二界定并惩罚与不当使用这些材料有关的罪行。此外，在阿根廷，使用放射性材料，包括因其成分而可能被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需遵守 1997 年颁布的《国家核活动法》的规定，并受阿根廷核管理局的管理和监督。我国代表团要补充的是，阿根廷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与核安全和放射源安全有关的多种活动。阿根廷承认原子能机构是该领域的主要协调机构。

关于放射源的实物安保问题，阿根廷已表达了本国对原子能机构不具约束力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政治支持，并表示有意遵循其补充文书的指导。

阿根廷还作为原子能机构“事件和非法贩运数据库”的指定协调中心参与。该数据库记录非法贩运事件及其他未经授权的涉及不在监管控制之下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活动和事件，并向成员国报告。此外，阿根廷适用所有多边出口管制制度，且自 2005 年以来一直参与“不扩散安全倡议”，参加高级别会议、专家组会议以及各种讲习班和演习活动。此外，阿根廷于 2010 年加入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的原则纲领，自此一直是该倡议的参与国。阿根廷目前担任应对和减轻(核和辐射事故)工作组主席，并于 2019 年 6 月主办了全球倡议的上一次全体会议。

与此同时，阿根廷是参与 2010 年至 2016 年核安全峰会进程的国家之一，且目前是该进程后续机制，即核安全问题联络小组的成员。

主席先生，核安全峰会的核心目标是在最高级别提高对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所造成威胁的认识，并进而制定措施和政策，加强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实物安全，从而防止它们可能被转用于恐怖活动。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认为，已采取的所有举措加强了国际社会应对放射源落入非法市场或被非国家团体使用风险的能力。首先，我方要承认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的根本作用。但是，我方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就放射性规范、放射性武器、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风险以及新技术的发展在此类武器的研发中所起的作用开展并深化辩论。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主张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谈判一项关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同时铭记，旨在对自主武器系统所用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施加限制的任何措施，均不应有损于各国在国家一级开发用于和平目的和用途的类似技术，也不应有损于各国在国家一级开发用于和平目的和用途的类似技术的可能性。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法国代表。请阿梅莉·德拉罗什女士发言。

德拉罗什女士(法国)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发言者的发言。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有助于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稳固。人工智能可能很快会实现在不危及人员生命的情况下清除冲突地区的地雷。无人机将有助于让实地维和人员保持安全。材料技术使对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标记、追踪和安保成为可能，而这对于消除非法贩运现象至关重要。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技术可为和平与安全带来重大益处。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评估风险。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现正成为战略竞争的舞台，甚至本身正成为潜在战场。社会的日益数字化使其更加脆弱。超级联通和人工智能使操纵信息这种与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做法更加严重。人工智能、自主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就未来的武器系统提出了问题。基本上，一些发展动态可能对我们目前适用的法律、人道主义和道德标准提出质疑。

必须回顾指出，国家或私人行为体发展上述技术，必须尊重人权，尊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在这些问题上，法国捍卫以下明确的原则：国际法完全适用于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监督武器的使用，有明确的指挥和控制链；人类对前沿创新保持妥善的控制；民间社会和私营行为体的参与。

我们绝不能害怕技术，但也不应任其不受约束、不受控制地发展。在此，我想提及法国国防部长去年采取的史无前例的创新举措：法国成立了一个伦理问题常设委员会，负责审议国防领域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该委员会最近就致命武器系统自主化发布了一项意见。我方希望，该意见能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的工作提供参考。

在国际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在相关论坛上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发展进行监管。我们还必须确定如何与最需要国际合作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以为出于和平目的获取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提供便利。只有强有力的多边主义才能在这项事业上帮助我们。

近年来，发生网络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提醒我们网络安全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通过合作和法律手段予以应对。正如我方在《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巴黎呼吁》和《网络规范倡议迪纳尔宣言》中指出的那样，法国致力于促进开放、安全、稳定、无障碍且和平的网络空间。在这方面，我方强调，现行国际法，包括整个《联合国宪章》在内，适用于网络空间。

法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多个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这项多边工作帮助出台了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框架，重申了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制定了行为标准，并促进了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法国欢迎根据联大第 73/27 号决议设立的无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最近所取得的成功。该工作组在 3 月份通过了一份共识报告。法国还欢迎根据联大第 73/266 号决议设立的政府专家组的工作。该专家组在 5 月底商定了一份最后实务报告。

法国希望，无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政府专家组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建设性精神能继续下去，使联合国的讨论得以不断向前推进，以保障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法国已作好准备参与根据联大第 75/240 号决议新设立的无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在前几个工作组的成就基础上再接再厉。此外，法国认为，现在是努力改进上述成就的实际实施情况的时候了，尤其是通过加大力度支持能力建设予以改进。为此，法国与另外 52 个国家一道，正在推动出台一项联合国网络安全行动纲领。

在生物学领域，技术创新正带来新的挑战，必须纳入考量。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正给国际社会带来风险，与其所能带来的惠益不相上下。

在这方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专门的防止人为引发生物风险的国际法律框架，且几乎已实现了普遍加入。该公约还规定为和平目的在生物科学方面发展国际合作。尽管该公约通过于 1972 年，当时今天的很多生物技术尚不存在，但该文书明确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生物制剂及其载体，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

生物学领域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可在该公约之下得到有效应对，可在专家会议期间专门采取后续行动，也可发布声明称任何为敌对目的使用生物技术的行为均在该公约涵盖范围内，因而遭到禁止。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阿里·塞兹金·伊希拉克先生。

伊希拉克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方要感谢您就议程项目组织了非常成功的专题辩论。我方希望，会议的结果将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打破目前的僵局。我还要感谢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和菲克斯女士的发言。

我们必须应对当今势不可挡、速度飞快的技术变革对裁军的影响。人工智能、泛在传感器、先进制造和量子科学正在改变现代战争。首先，我们应确定将来的谈判中应考虑哪种武器。我们需要反思这些技术对我们的安全造成的风险、挑战和威胁。新技术可轻易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尤其是落入恐怖主义团体手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挑战。

诸如《不扩散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现有多边文书应予更新，以确保它们不会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过时。国际和区域

合作、透明度、能力建设、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以及对滥用新兴技术追究责任至关重要。

我方高度重视具有军事用途的新技术应以合乎伦理、合乎法律的方式使用的问题。我方认为，在以重大而切实的方式处理生死存亡问题时，应由人类来承担最终责任。

主席：感谢土耳其代表。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俄罗斯联邦代表奥尔加·库兹涅佐娃女士。

库兹涅佐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同仁，我方完全同意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关于在裁军谈判会议处理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意见。本多边论坛是一个就国际安全问题开展专业、公正讨论的独特论坛。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就该议题全面交换意见，交流我们在这方面的关切，并在必要时启动一项谈判进程，以期监测或禁止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议题依然很重要，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赋予该议题特别紧迫性的是，先进技术迅速且有时是不受控制的发展，不仅使设计新的、更有效的武器系统成为可能，而且使发展产物更容易获得，包括更容易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得。鉴于当今国际安全格局错综复杂，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衡，且可能在该领域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升级，带来极难预料的后果。这突出表明，对可用于制造破坏力与已知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相上下或更强一筹的新型武器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必要进行密切的监测。

国际社会必须能及时应对引起关切的威胁，并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方认为，裁谈会可为防止上述威胁作出重大贡献。这首先须着眼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的专家分析。

但是，正如今天的讨论及其所触及的各个方面所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具有错综复杂甚至是跨学科的性质。举例来说，该议题可能需要创造条件，为确定此种新武器的类型制定具体标准。不言而喻，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应完全符合裁谈会的议程和任务。

在这方面，我方谨强调，这一标题下涵盖的一些议题，例如在军事事务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已经在以广泛且非常富有成效的方式进行讨论，包括在日内瓦这里进行讨论。存在着开展此种讨论的专门框架，例如《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之下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国际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专家组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等。因此，我方认为，在裁谈会审议这些范围相当窄的领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主席：感谢俄罗斯联邦库兹涅佐娃女士的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阿利纳·迪亚斯·门多萨女士。

迪亚斯·门多萨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祝贺您，喀麦隆共和国的萨洛蒙·埃埃特大使以非凡的方式指导我们的工作，并感谢您组织这次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专题会议。我方对喀麦隆共和国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并完全遵照议事规则规划其主席任期的方式表示欢迎。

我方借此机会感谢白俄罗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尤里·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和德国柯尔柏基金会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利安娜·菲克斯女士所作的重要且内容丰富的发言。我方谨向 21 国集团成员国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斯图尔特·康伯巴赫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主席先生，近年来，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的新兴技术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辩论有所深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关切。有鉴于此，打破裁谈会目前的僵局正变得日趋紧迫。一些发达国家的军事预算增加，反映了一种国际法中前所未见的日益不对称趋势，且除其他后果外，正推动着多种类型武器的扩散，没有任何管制或者国际控制或核查。

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承担起填补上述空白的责任，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特定类型战略武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威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致命自主和半自主武器的发展方面缺乏监管深感关切。问题之所以严重，除其他原因外，在于新武器系统相关技术具有交叉性质。技术领域的新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可能被用来改进和加强现有武器系统的毁灭潜力，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在委内瑞拉看来，战争和使用武力及其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责任在于人类。

这些自主武器或其关键功能不由人控制，使已属不人道、残酷的战争本身面临着质的挑战。选择和攻击目标的关键功能有可能不加区别、缺乏同情心或不顾伦理道德。上述可能性令人反感，等同于人类放弃了自身确保和平的责任。

我国支持彻底禁止发展此种武器。这是我国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当中表达的立场。我们讨论的是一项对使用致命自主系统以及使用半自主武器、无人驾驶军用作战飞行器或无人机进行禁止和监管的文书。不结盟运动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政府专家组框架内形成了立场，致力于就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此外，不结盟运动认识到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对国际安全和裁军的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支持关于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作用的决议。

主席：感谢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各位尊敬的代表，在宣布结束本次专题讨论之前，我想让我们的主讲发言人有机会对一些评论作出回应。首先请利安娜·菲克斯女士发言。

菲克斯女士(柯尔柏基金会)：非常感谢主席先生。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讨论和发言都非常精彩，非常有见地，让我想起了我们在《柯尔柏战略稳定倡议》中提出的另外两项政策建议。我的印象是，上述两项建议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尤其是在应当重点关注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军控和裁军的总体理念应当是什么等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意见分歧情况下。

允许我快速向诸位介绍另外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们试图在《柯尔柏战略稳定倡议》中确立的一项一般原则——即愿意管理竞争是战略稳定的先决条件。我们的意思是，所有各方均应从一个共识出发，即避免军事冲突必定涉及到倾听、妥协和避免追求战略上的不可摧毁性的基本政治意愿。这一点对进一步讨论可能会有助益。为此，军控是帮助实现战略稳定的一项关键政策工具。但任何成功举措都需要合作和互利。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想法是我们的第二项建议。我们吸取了冷战的教训——我们目前对战略稳定的理解是从冷战危机中吸取教训的产物。我们从过去吸取的一些教训似乎被遗忘了，尤其是那些在冷战期间没有积极参与大国之间两极对抗的行为体。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我们可受益于回顾过去管理竞争的方法，以防止回到零和思维和最坏情况思维。回到零和思维和最坏情况思维，是军备竞赛和不稳定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克制的好处，学习冷战时期军备控制的优点，继续就不稳定的根源开展对话。这种对话在一开始不一定与具体的军控结果绑定在一起，而是应就不稳定以及如何减少不稳定形成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理解。

我希望这会有助益。我再次感谢诸位给我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介绍我们的想法。

主席：感谢利安娜·菲克斯女士非常中肯的最后评论。现在请安布拉舍维奇大使发表最后评论。

安布拉舍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今天出人意料地选了利安娜·菲克斯女士作我的搭档。她很好地补充了我所说的观点，或者更应当说，我的观点是对她观点的补充。白俄罗斯的发言更侧重于问题的实际层面。她着眼于政治领域，着眼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 5、6 和 7 相关工作的政治基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她在发言中以及若干代表团在发言中所表达的对全球在战略稳定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性的理解，对于无论是作为主讲发言人还是作为外交官的我来说均非常重要，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的官方立场。

我还发现荷兰的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发言中所表达的关于法律框架是否充分的想法很有意思。我认为，在战略对话和战略稳定缺失的情况下，存在着对现有法律文书作出矛盾的、完全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凸显了继续就法律框架是否充分问题采取加布里埃尔赛大使所提及的、荷兰已经采取的举措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交由国际律师，而应交由在所审议领域工作的专家。

最近几天一直让我感到关切的一个小但在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与议程项目 5、6 和 7 有关的各种当代挑战中，没有一个代表团提到与信息有关的问题——操纵信息的方法以及错误信息。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不仅商业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没有人提出负责任地利用信息的问题。我认为，负责任地利用信息，是国际安全和各国国家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尊敬的法国代表团同事正确地回顾指出的那样，《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研发和投放生物成分，但在当今社会、当今世界或者说国际社会，没有人禁止在媒体上散布彻头彻尾的谎言。这种谎言能让一部分人走上街头，让政治领导人作出以前要通过军事手段才能实现的那种改变。

我认为，网络威胁并不是指信息本身，而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也不是信息安全与信息空间的同义词。因此，我不就这个问题作结论，希望致力于实现战略稳定的全球进程有朝一日会使就信息空间商定行为守则成为可能。谢谢大家，讨论非常有意思。

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在结束以前，我想感谢今天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 5 相关专题讨论过程中发言的主讲发言人和诸位同仁。

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6 月 18 日星期五举行。我正在考虑以允许希望现场与会者现场与会的方式举行该会议。我将就此进行磋商，并通过裁谈会秘书处发布更多相关信息。

如诸位所知，该会议将是在向加拿大代表团移交主席职位前对喀麦隆主席任期的一次总结性反思。我再一次感谢诸位的参与。体会。

中午 12 时 10 分散会。